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兩花香 第二□五種 擲金杯 智朗師

人一舉心動念，不獨神鬼俱知，即慧明之人，無不悉見。凡做昧心事欲瞞人者，真是掩耳盜鈴也。「人間私語，天聞若雷。暗室虧心，神目如電。」乃實在確語。試看崔公私蓄以及闇昧事，諸人不知，即妻妾子女，亦不盡知。遙遙智朗，千里如鏡，豈非至隱至微之地。固已莫見莫顯乎？詩云：「相在爾室，尚不愧於屋漏。」誠哉是言，閱之凜凜。崔公自會朗師之後，昧心事毫不敢為，雖曰朗師之警悟崔公，而實係成全崔公者大矣。世人俱當以此為鑒，受益不小。

凡見人危難，即思拯救，此即是活佛菩薩矣。朗師只因目擊小民寒凍，即思不辭辛勤廣募施襖，在禪理深通之人，自然如此。若今之和尚，大半藉募化以肥己，但恐償還不了，安望有成？

功必要德助，若表裡之難缺，只看朗師之言行，可敬可法。紫陽真人云：「黃芽白雪不難尋，達者須憑德行深。」應各省察。揚州府崔府尊名■，字蓮生。坐升兩淮鹽運司，到任三個月，門上接得某部院手書一封，著僧人智朗投進。崔公拆看書，內略云：「智朗和尚，深通禪理，乃有道高僧。倘過揚州，祈為推升青盼」云云。崔公平常最不喜僧道，因屈於部院手札，只得勉強隨請相會。

少刻，看見一和尚，光頭布衣，足著朱履，走上內堂，向上同揖。崔公只得請坐待茶，便開口問道：「某院台極稱朗師佛理弘廣，今請教大師，直指參悟妙法，足見施惠不小。莫謂我俗吏無知，不堪共語也。」朗師道：「人能明通佛法，則能超出生死苦海。但此法難以口說，全在本人立志堅剛，信心誠篤。僧人自幼出家，至今四□餘年，纔得明悉。知法則易如反掌，不知法則難若登大。」

崔公道：「法雖難說，畢竟有法。請問大師指示，如何纔得法？」朗師道：「世人只因塵事牽纏，纔一靜坐，不是散亂，就是昏沉。要知寂寂治散亂，散亂去則生昏沉；惺惺治昏沉，昏去則生散亂。止觀雙持，昏散皆退，所以指群生行覺路而得妙境也。不知此法者，則學何所入？功何所施？智何所發耶？」

崔公聽完，深為敬服，點頭大喜道：「大師如此開發，院台的稱贊，果不虛言。」朗師隨又道：「雖說功夫如此，必要德行兼佐。若專功而無德，必致魔多難就。去冬貧僧因過淮上，見許多老少男女，俱赤體寒凍，難以度命，貧僧頓起憐慈，妄立微願，募施棉襖一千件，散給受凍貧民。目今時已六月，欲要前往產棉地方，逐件置造，有費時日，轉盼冬寒，豈不誤事？況且衣工料物，件件缺乏。所以預為早計，約費銀六百餘兩，已經募化某布政司施濟五百件。今只缺少五百件，望大老爺慨然完此功德，免無限寒苦，皆出大老爺洪恩。」

崔公聽完，即愁眉蹙額道：「積德固是善舉，但須綽有餘貨。本司雖執掌幾□萬鹽課，俱是朝廷正項，誰敢擅自動用？」朗師又道：「亦有應得本分俸賞，何妨積德？」崔公搖頭道：「俸賞無幾，尚不足以供薪蔬，何有餘潤？」朗師笑道：「大老爺現存著三千兩，可以動三百兩積德，不過□分之一。」崔公含糊堅賴道：「何曾有得存餘？」

兩人正在問答不合，忽門吏稟道：「本府知府，因北郊虹橋荷花大放，來日請大老爺，兼請督糧道老爺酒船遊賞。」崔公性喜飲酒，聽見請召，隨應道：「既是糧道領貼，本司豈有不領貼之理？」

朗師在旁，即忙稟道：「大老爺來日赴宴，貧僧齋戒不用葷腥，只飲蔬酒。可吩咐來人另備豆腐一碟，便可奉陪，共席清談，叨沾台光，得玩賞□里荷花，亦是幸遇。」崔公笑道：「昔日蘇東坡遊玩，常以佛印相伴。此事未常不可。」隨吩咐來役，補請朗師。談畢，僧回法雲寺寓處。

次早，府役奉邀崔公、糧道至北門外酒船，朗師先已在船。那船上張燈結綵，金杯象筋，古董爐瓶，笙歌鼓樂，極其盛設。這糧道因自江寧由揚經過，並不知請僧人何幹，乃細詢問。崔公將薦舉根由，細細說明，纔同朗師談論。果然語言高妙，眾皆敬服。

船行人虹橋法海寺，一望荷花遍開，清香撲鼻。真個是：

接天蓮葉無窮碧，映日荷花別樣紅。

各皆對花暢飲，半醉換席時，朗師忽向三位老爺笑道：「今日叨陪盛宴，可為大幸。席上無可奉敬，貧僧用一小術以博三位老爺一笑。」眾官點頭，拭目以待。朗師即舉面前金杯，當三位老爺向湖中擲去。眾官驚駭，各皆怒色，急忙呼人下水撈取。

朗師笑嘻嘻，搖手道：「此金杯三位老爺不必著忙，貧僧已經送入崔大老爺銀庫內，安放在三千金俸賞桶上。如若不信，可著人速去取來，纔知貧僧說話不虛。」眾皆調謊，朗師因又道：「崔大老爺腰間現帶鎖匙，何不發與近侍，星馳快馬至運司庫內，將金杯取來，方知不假。」

崔公聞言，即解赴交近侍，飛馬至運司內，同公子開庫，果見金杯放在銀桶上，即取回獻上。三位老爺大驚敬服，至晚各散。

次早，崔公即取銀三百兩，另封程儀，著人送至法雲寺交與朗師，即刻起身。朗師煩來人攜著原銀，即到運司署內，面會崔公。朗師愁眉指銀道：「此銀分釐不敢收領。」

崔公驚問道：「大師前日再四求為施襖之用，今已照數交銀，忽又推辭，本司不解何意？」朗師道：「此銀是昨晚某鄉紳與某人有仇。送銀千兩，欲誣陷為私囤，苦打成招。其實某乃良善好人，並非私鹽囤戶。若是貧僧領去此銀，不獨並無功德，且將來變驢變馬，變畜生償還不了，所以分釐不收。若是三千兩桶內動與貧僧，即刻叩領。」

崔公聽完，腹中驚駭，果是某鄉紳送的銀千兩，絲毫欺瞞不得。崔公隨將俸賞動三百兩，另封程儀，設蔬齋送朗師回去。一面將原銀千兩，交還鄉紳，分釐不收，所誣私囤，並不究問。

是年冬，有人從淮上來，果有聖僧裝棉襖千件，稱崔公施濟，纔知誠實不虛。崔公自會朗師之後，凡事但有賄賂，俱辭不收，亦不聽情囑。在任五年，兩淮鹽商感激至公，捐造崔公祠在運司前，流芳不朽。